

瞌睡先生

伊集院静



瞌睡先生

〔日〕伊集院静

赵仲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瞌睡先生 / [日] 伊集院静著; 赵仲明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3
ISBN 978-7-5442-7629-0

I. ①瞌… II. ①伊…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883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4-176

“INEMURI SENSEI” by Shizuka Ijuin

Copyright © 2011 by Shizuka Ijuin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1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瞌睡先生

[日] 伊集院静 著

赵仲明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刘恩凡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7 千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629-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那人

如果你发现他在熟睡

请务必对他温柔一些

因为那人

是我们最敬爱的老师

目 录

1	初 识
18	左门町
28	青 山
47	神乐坂
62	一 宫
89	松 山
147	防 府
161	成 城
177	浅 草
214	立 川
222	弥 彦
248	青 森
256	新 宿
260	香港·九龙

初 识

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那年冬天，一个晚上，我独自走在六本木的大街上。

色泽如肌肤般的月亮高挂在东京塔后面，时隐时现。

我从口袋里取出纸条，上面写着 K 前辈告诉我的见面地点。穿过鸟居坂的十字路口，便见到了那栋楼。

从螺旋式楼梯一上到三楼就是酒馆的门。我推门进去，K 前辈坐在吧台的一角。

“在这儿。” K 前辈笑着向我轻轻招手。

“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也才到。”

我在 K 前辈身边坐下，拿起酒杯喝了起来。

调酒师身后是一面很大的玻璃窗，那里也挂着一轮明月。

“昨天我去听爵士乐了，朋友说听爵士乐会增加胆量。”

“哦？”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K 前辈笑了起来，点上烟。

一缕青烟飘起，和窗户上的月亮重叠在一起。

“最近怎么样？还是四处游荡？”

K 前辈知道我在各地的赌场出没。

“差不多吧。四处游荡……不过，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我新婚不久，妻子便去世了，回到老家独居。K 前辈时常给我打电话，并关照说来东京一定要找他。

来东京后，我得到了他很多帮助。我没有住处，他有时让我住在他家里，有时给他在旅馆工作的朋友打电话，为我介绍住处。

K 前辈的家人十分热情，住下后第二天一大早，他可爱的侄女便为我准备好了早餐。我就这样尽情享受来自 K 前辈的“宠爱”，既不工作，还四处闲逛。

K 前辈又要了威士忌，点燃一支烟。过了不久，他开口了。

“你差不多该回东京了吧。”

“是，我也觉得。”

“我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K 前辈说要介绍人给我认识，还是头一回。

“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可爱极了。”

说到这里，K 前辈的眼神变得非常柔和。

这天夜里，我和 K 前辈在六本木一带先后去了两家酒馆，然后分手了。

过了元旦，我在老家收到 K 前辈的来信。信中的字体十分工整，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眼下放浪生活的担忧，他甚至还很幽默地画了一幅我四处闲逛的画。画画本来就是他的职业。他劝我去东京，并在信的最后补充了一句：

“我一定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二月中旬，我离开老家，在关西地区转了一圈，又去岐阜、松阪稍许逗留了几天，三月初抵达了东京。

我在浅草的旅馆里给 K 前辈打电话，他问我，晚上有空吗？他的声音听上去与往日不一样，非常兴奋。

我们约好在四谷的酒馆见面。一进酒馆，K 前辈便急不可耐地要了一杯威士忌，一口气喝了下去。走吧，他说着从座位上站起来。

在出租车上，K 前辈问我：“你知道 ×××× 吧？”

我歪着脑袋开始寻思。

“就是那个写 ××× 的作家。”

“啊，想起来了，听说过名字，但没读过他的作品……”

“如果我说他是写过 ××××× 的 ×××××，你一定知道吧？”

“那人太熟悉了。”

“同一个人。”

“啊？还有这事儿？”

这个名字，喜欢打麻将的人多半都知道。深夜电视节目中以前有一档叫“麻将之神”的节目，我也见过他在电视上打麻将。只是，我并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他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个麻将高手，可是现在我连他的长相都想不起来了。

“我想介绍他给你认识。”

K 前辈的声调有点亢奋。他之前说想介绍我认识的原来就是这个人。

位于新宿小巷子里的酒馆，小到十几个顾客就将它挤得满满的。K 前辈一走进店门，便迫不及待地向里面张望。

“他在，他在！”他兴奋地说。

酒馆最里面只放着一张桌子。我们避让着吧台前坐的顾客往里走。

只见那人耷拉着脑袋，双目紧闭。他的腹部像婴儿肚子似的隆起来，两手端端正正地放在上面。手看上去也像婴儿的那样肥嘟嘟的。

爵士乐队正在表演，音乐激越，震耳欲聋。

K 前辈站在桌前，双手交抱在胸口，用很钦佩的口吻说道：“睡得真香……”

“K 先生，喝什么？”吧台里的女人问道。

“喝什么？”K 前辈看着我，“好久不见了，喝得尽兴点吧。”

他说了个特别高级的威士忌的名字。

“来两杯两盎司的。”

“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吧台里的女人笑着说。

K 前辈和我各自接过酒杯，在桌子边坐下。

“这位是 × × × ×，这位是 × × × ×。”

K 前辈嘴上说着两人的名字，开始替我们介绍起来。我不明白对着一个熟睡的人有什么好介绍的。

“他是不是很累？”我望着这位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竟然还能熟睡的人，问道。

“不是，他天生能睡。就像牙膏是白的、消防车是红的一样，他是睡觉的代名词。”

“哦……”

K 前辈喝着威士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眼前这个人，似乎这是他的下酒菜。

这个人长着一颗大脑袋。由于耷拉着脑袋，头顶就在我眼前。他的头顶上一根头发也没有了，让人觉得这颗大得出奇的脑袋是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身上的一部分。

“头大得出奇……”K 前辈笑着说。

我瞄了一眼 K 前辈的侧脸。我从没见过他如此兴奋的表情。

K 前辈是真心喜欢这个人哪……

我也开始喜欢起眼前这个人的大脑袋、婴儿般可爱的肚子、颇有仪态地交叉在一起的手指来。

酒馆里的爵士乐换了一种节奏。店门口方向传来顾客争执的声音。吧台里的女人和其他客人却都没有反应。

大概是因为有了别人的争执声，我开始觉得这家酒馆太喧闹了。

令我奇怪的是，他在如此喧闹的地方依然酣睡如常。

K 前辈凑近他的脸，噙起嘴唇，半开玩笑说：“这家伙还要睡多久？”

“别叫醒他。”女人说。

“我明白。”K 前辈说着，举起喝空的杯子对我晃了几下。

我接过杯子站起来，向吧台里的女人要了第二杯酒。在我接过酒杯刚要坐回位子时，那人睁开了眼睛。

“您终于睡醒了？”K 前辈凝视着他的脸。

那人眨巴了几下眼睛，似乎是为了让脑子清醒过来。他的眼睛很大。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 K 前辈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扫视整个酒馆，脸上的表情好像在确认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两只眼睛一眨不眨，目光停在了我的脸上，眉间的皱纹堆成一个“川”字，似乎在思考什么。

“这位是三郎君。您一定在想他是谁，想要记起他的名字。您不会想起来的，因为您是第一次见到他。”

听 K 前辈这么一说，那人轻轻歪了一下脑袋，又摇了两下。他似乎想表明“不，在哪里见过”。

“你们见过？”K前辈咬着下唇，一脸诧异地抬头望着我，手在我和那人之间指来指去。

“赌场？”K前辈高声说道。

“我是第一次和您见面。”

那人点了点头，似乎认可了我的话。

“噫，什么意思？点什么头？请别做些模棱两可的动作。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三郎君。这位是××××。”

“幸会！”

我躬身行了个礼，那人有点不好意思地点头回礼。

“三郎君，别光站着，坐下吧。”

听K前辈这么一说，我坐了下来，那人的大眼睛开始打量我的脸。

他为什么这么看我？我有点不知所措。

他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转向桌上盛着威士忌的酒杯。

他在想什么？

他肥嘟嘟的手伸向酒杯。K前辈在他的手上轻轻拍了一下。“那是我的威士忌呀。”

他看着K前辈。

“再怎么求我也不行，因为刚才您一直睡着。”

听K前辈这么一说，那人又歪了一下脑袋。

吧台里的女人迈着欢快的步子跑出来，在那人身边坐下，将手里拿着的水杯递过去。

“老师，您睡醒啦。早上好。喝口水吧。”

他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水杯。

“没有别的，就是水，请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女人用嗔怒的口吻说道。

那人拿起水杯，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下去。

“水里有毒……”

女人话音刚落，那人猛地抓了几下胸口，脑袋耷拉下来，闭上了眼睛。

“啊哟，死啦？”女店主笑了起来。

“行了，行了，不要再睡啦。”K前辈也笑着说道。

坐在吧台前的男人们也一个个地围拢过来。

“你看你看，老师往生啦！”

“呵呵，您这是要临终吗？”

男人们围坐在那人身边，刚才在靠门口的座位上争执的两个人也坐了下来。

“你们这些家伙，回自己的座位去喝酒。”K前辈说道。

“那不行，好不容易等到老师醒来。”

听上去好像孩子们的对话。和K前辈搭话的是个戴圆框眼镜的男人，黑发中夹着白发，另外几个男人也和他差不多年纪。一伙老大小的人，竟然对这么一个在酒馆里酣睡的奇怪老男人表现出莫大的兴趣，看来眼前这个装死的人有非同寻常的魅力。

“您最近为戏剧杂志写的浅草艺人的故事太棒了，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差不多也只剩老师了。”

“没错没错，我也读了。您最近开始过正经八百的生活了吗？”

“这样闹他都不起，是不是又睡着了？”

听了这话，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到他的脸上。

“呜——”

那人的口中发出了声音。

“瞧，他吠起来了。”戴圆框眼镜的男人说道。

“听着你们的赞美，老师哪好意思起来？”

女人开口道。那人握住女人的手，点了两三下头。

“你们看见了吧，只有我最懂老师。”

“你说什么呀，老师怎么会看上开酒馆的女人？”

“您这话太没礼貌了。”

“你们都给我一边儿待着去，我找老师有事，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K 前辈用很冲的口吻说。

大家开始很不情愿地散去，一个个脸上写着不满。

喊，说得好听。戴圆框眼镜的男人嘀咕着回到吧台边坐下。

大家散去后，那人睁开一只眼睛，冲 K 前辈笑了。K 前辈也露出了笑容。

“K 先生，我们走吧。”

那人终于开口了，声音很柔和。

买单，K 前辈嘴上叫着，站了起来。

见那人要起来，我赶紧起身。两人并排站着，他抬头仰视着我。

“不、不好意思。我太高了。”

“不用不好意思，这是好事儿。”

“啊……”

三人出了酒馆。身材矮小的 K 前辈和身材发福的老师说着话，走在前头。

“去哪里？”K 前辈问。

“嗯，肚子有点饿了。”

“这个时间吃东西会更胖的。”

“比饿死好。”

“夸张了。”

听着他们的一应一答，感觉很有默契。K 前辈的语气显得很兴奋。

“前面有家很好吃的饺子店。”

“您不会光吃饺子就够了吧？”

“今晚够了，我可以对天发誓。而且也不会比现在更胖了。”

“又夸张了……”

K 前辈正说着，老师一溜烟钻进了小巷子，我连他的脚步声都没听到。他的动作神速得犹如一阵风。

K 前辈也赶紧拐进小巷子，我匆匆地紧随其后。狭窄的巷子里响起踩在窰井盖上的脚步声。

穿过小巷子就上了大马路，一右拐，便有些站街的女人在拉客。

两个站街女走上来搭话，K 前辈一个劲儿说着“不要”、“不要”，老师则低头自顾自往前走。

站街女的身影消失后，一个男人忽然从暗处冒了出来。

老师停下来，打量男人的脸，男人口齿不清地说着什么。老师让 K 前辈先走一步。K 前辈向我招了招手，低声关照我注意两人的动向。我站到离他们数米远的地方，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

老师把钱递给男人，男人点头哈腰地鞠了几个躬，随后凑在老师耳边说了些什么，老师轻轻点了点头。他瞥了一眼站在远处观望的我，那个男人也看了我一眼。

我狠狠地瞪了男人一眼，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

我们又穿过一条小巷子，拐过 I 百货公司的后门走到大马路上。这一带霓虹闪烁，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此时，我看到了十分令人吃惊的一幕。

百货公司门前向西延伸的人行道上，挤满了如梭的人流，我只

能和大家保持着相同节奏前行。我忽然发现走在前方的老师高大的身影，好似被人群吸进去了一般快速移动着。

怎么回事？我寻思。K 前辈也加快了脚步，好和老师保持一致。可老师的背影渐行渐远。我想追上去，但身体不是撞到别人的肩膀就是撞到手臂，耳朵里不断传来别人的怒骂声：撞着我啦，干吗这么粗鲁！

我发现老师只要轻轻左右躲闪几下，便能自如地在人流中穿行，全然没有撞人的危险。

“什么情况？”

我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老师随时会被人群淹没的身影。

好不容易来到红灯前，眼看就要追上老师了，红灯瞬间转成了绿灯。

我开始仔细观察老师的行动。迎面而来的人流似乎都在给他让道，甚至在他走近面前行人的瞬间，前面的人也会自动给他让出空隙。

一会儿，K 前辈跑了上去，但这个空隙立刻消失了，K 前辈不停地擦碰着别人的身体，他时而点头道歉，时而回过头瞪别人一眼。

这种场面实在太奇特了，我不由得笑出声来。

我们终于赶到了人流不太多的人行道上，老师已经站在那里了。

我和 K 前辈向他走去。他站在电影院门口，指着后面的小巷子。

这家店的装潢有点像大排档，做亚洲风格的料理。斜柱上到处贴着被油烟熏黑的菜单。

K 前辈向店员打听洗手间的位置。店员告诉他经过两家门店，有一个公用厕所。

K 前辈上厕所去了，只剩下我和老师。老师两眼紧盯着桌面。

他在看什么呢？我寻思。顺着他的视线，我发现铅制烟灰缸的黑影里趴着一只小蜘蛛，它不停徘徊的样子很滑稽。

小蜘蛛爬到餐桌的中间，停了下来，但脚下还在一刻不停地小幅度划动。看来它在犹豫该往哪个方向爬。里面传来一声什么东西摔碎的响声，小蜘蛛噌的一下便从桌上消失了。

老师睁大眼睛注视着小蜘蛛的动静。我好像第一次见到成人如此专注地观察一只小虫子。

“吃拉面吧？”老师开口说道。

“好的。”

老师点了一碗拉面。K 前辈回来了。

“太脏了，洗手间。”

K 前辈把店员叫到跟前，要了饺子。

究竟该点几份饺子，老师和 K 前辈争执起来。

吃不下那么多吧；吃得下，这里的饺子很好吃；好吃和量没有关系；吃太饱了，再好吃的东西也咽不下去；就是好吃嘛……

此时，随着几声响，三碗拉面放到了桌上。

“这是什么？没点过呀。”K 前辈问店员。

他望了一眼老师，然后把目光转向我。

我轻轻动了动小指，示意是老师要的。对不起，我对 K 前辈低下头。

“你真是靠不住。老师，为什么先点了拉面？吃饱了拉面，您还吃得下饺子吗？”

K 前辈似乎很生气。

老师就像被家长训斥了的孩子，噘着嘴。突然，他从筷筒里抽出筷子，将离自己近的一碗拉面端到跟前，飞快地吃起来。我也

开始吃。

“我的这份就交给你们了。”

K 前辈开始慢悠悠地喝啤酒。

老师和我瓜分了 K 前辈的那份拉面。饺子到底还是剩了下来。

“不吃掉这些别想回家！”

K 前辈说着，开始喝黄酒。

“是这道理，浪费是最大的犯罪，要受惩罚的。”

说着，老师也喝起黄酒来。

“刚才在小巷子里遇到的人，您认识吗？”K 前辈换了话题。老师歪了下脑袋。

“这么说，您被敲诈了？”

“也不是，他说了一个我过去认识的人的名字……”

“说了个名字，您就给他钱？”

“他说他穷得过不下去了。”

“您受骗了吧？”

“我记得那个朋友的名字。”

“什么样的朋友？”

“我在和田组市场部时期的朋友。”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啦……”

K 前辈望着老师，一脸愤懑不平的表情，老师也是满脸怒气。

我觉察出气氛有些不对劲，便起身去了洗手间。

洗手间出奇地脏。我想消磨会儿时间，便靠在洗手间旁边的电线杆上点了一支烟。

前面一家酒馆传来打开大门的巨大声响，一个穿和服的女人从里面跑出来。